

乾燥花

就這樣和日子一起

掛在屋簷下風乾

記憶從最後一個露水的清晨開始

緩緩蒸發……

你笑聲的河上漂來

我們年少摺成的紙船

百合從唇角的鬚渣蔓延

領口翻出一整個夏季的風……

緩緩蒸發

記憶伸出的手指

抓不住時間的腳踝

淚水瀝乾後

日子就變得薄而脆

時鐘的秒針劃過一道道傷痕

像一隻一隻誰的眼睛

曠日持久地窺探著

或者，就夾在一本

乾燥的備忘錄

書籤你輕忽的那些誓約

翻閱時你會發現
我是多麼瘦的昨日

1998 初稿
2000 修訂

乾燥花

12 / 13

夜之寫生

時鐘的齒輪汲起一個
又一個的夢，灌溉
才種進枕頭的腦袋
某個夏季的陽光
突然醒了過來
卡布奇諾味道的口哨
在耳朵的小徑裡奔跑……
毛髮指甲狂暴抽長

陽臺上

一株植物在透光的窗戶上描出

一個卸妝的女人

疲憊的側面

夜俯下臉

讀著一盞路燈

一個遲歸的人走了那麼久

仍然沒有走道巷底

像誰在持續敲著鍵盤

切換，輸入，切換，再輸入

無人辨識的指令

警示的笛聲隨即嗚嗚響起

一輛救護車載著受傷的今天
急馳向下一個
十字路口

1998 初稿



2013
C. B. B. B.

多雨的日子

多雨的日子

黴菌總是饒舌

輕易地聚集牆角

很不屑地詆毀

仙人掌膚淺的針葉

癡肥的莖

和陽光下的告解

撐傘的日子過久了

教堂前的石階上
爬滿嘔吐的蚯蚓
每一把傘下的臉
開始壞壞地笑

露出因疏於懺悔而長了青苔的牙齒
交換一些晦澀的詩句
頹廢的鴉片

而我總是作惡夢
在多雨的夜裡
夢見多雨的夜
喧嘩亢奮的河上

洪水追趕我岌岌可危的小舟
岸上躍動的篝火前妳變成一頭獸
將我們的誓言狼籍餵食
悵鬱的鯨

1994 初稿
2002 修訂

窗戶

如果光線轉了彎

廣告看板上提及的海岸確實

是在日落的盡頭

錯落的大廈是虛擬的防風林

不斷追趕

足以防堵憂鬱的高度

枝桠間掛滿的

不是星星，是眺望的眼睛

而海在哪裡？如果

光線終於轉彎

繞過了現實的煙火

夢境漲潮，吃水線將抵達
你的枕頭，拍打童年之岸
推開記憶的窗果然是海
鷗鳥啼鳴，鯨豚逡巡

2001 初稿

2003 修訂

安全島

「夢裡夢外四線大道

騷動的意象高速急馳

夢遊者，請勿跨越」

夢裡北上，夢外南下

我醒在安全島上

失眠在世紀末的風中

偈語標語囁語掛滿島上之樹

如葉之嘆息枝桠之瘦

如噤喳麻雀如腥沖鳥糞……

夢裡夢外四線大道

青春颯速，世故猛按喇叭

誰搖下車窗丟棄垃圾和夢想？

唯有記憶穿越如風

而我趑趄的步履總是進退維谷

在反向急馳的夢想與現實間

啊！進退維谷

現實加速，夢境轉彎

地下道與天橋只是無盡

虛妄的循環

進退維谷，我在兩小時的交通安全講習裡夢見
夢見整個文明的陷落
理想頹圯，殘垣下徘徊是你

（多像年輕的自己？）

你指著牆上龜裂的詩句如我荒涼
之額際說：曾經……
曾經就醒了過來，如鬼火
在你眼中崇崇說聊齋

2000 初稿

2006 修訂

水手

背著妳海一般的眼睛走開
作個不懂沙漠雨的水手

喀布爾羊毛薩伊鑽石

希臘的天空威尼斯的噴泉

總是雷同的水貨雷同的氣笛

相仿的陌生相仿的無可不可

從一處碼頭流浪到另一處碼頭

再也找不到相約看海時的港埠

甲板盡處住著妳的小城

是我心底久旱的寂寞土地

鎮日堆棧我不蓋郵戳的思念

老船長酒吧裡

拿啤酒泡一朵玫瑰

用吮了汗漬的詩稿點煙

不醉不醉

再唱一首老民謠

背著妳海一般的眼睛走開

啞了吉他老了相思林

不落錨的水手